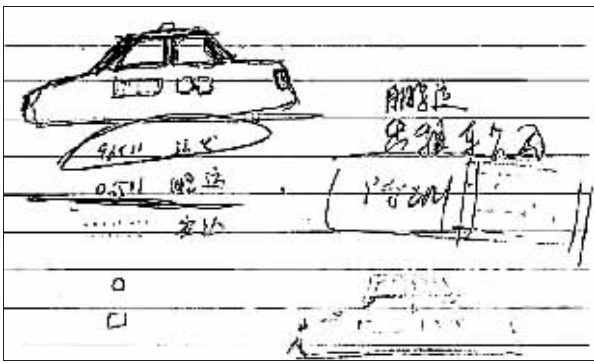


女白领奔波三昼夜找回遗失行李

一位从上海到深圳出差的年轻女白领,凌晨打的车,与的士司机起了争执,结果下车后还没来得及拿出行李箱,的士就绝尘而去。

事发数十小时后才把行李箱交还公司的的士司机,是抢遗?是抢劫?

没看清车型、车牌的女白领,如何在深圳一万多辆的士中,历经三天三夜,单枪匹马,不眠不休,找回了自己的行李箱?



记下陈小姐灵感的草稿。

女白领公司发帖自述:通过推理终于找到那辆车

《深圳遇匪》——这是上海白领陈小姐的一篇以亲身经历写成的文章。她标题上所称的“匪”,是一位她怀疑蓄意带走其行李箱的出租车司机。

这一文章,从陈小姐所在公司的BBS上一经发出,经其同事博客转载,再扩散到各大论坛,从12月4日起,一时成为网上热议的话题之一。

深夜打的丢了行李

10月24日深夜到25日凌晨1点之间,我从深圳南山区科技园南路的公司出发,打车前往福田区新洲路、福强路交会处的宾馆,随身携带一个黑色拉杆行李箱,里面有苹果电脑、MP3、衣物、名片和票据。为了避免遗忘,上车时我将拉杆箱放在前排的副驾驶座位上。

从事后的GPS行驶记录上看,两次由北往南的行程说明司机走了个“S”形。停车时计价器上显示为60多元。我质问司机,司机的答复是“走这条路只有一个红灯”。我十分愤慨,拿100元给他,要求他给我开发票,表示我要咨询相关部门。但是司机十分警觉,拒不给票,要求议价,最后收了我40元,并且没有给我发票。

意想不到的事情还在后面:我刚下车,车门即关,没等我踏上人行道,身后的出租车转踩油门,不走辅道,急转上主

道扬长而去。我的行李箱就放在他右手边不足20厘米的副驾驶座位上!

事后的GPS显示,司机从关上门的那一刻起,驱车狂奔20分钟,中途一分钟未停,一客未接,直奔到蛇口附近才停下来。这不是拾遗,这是抢劫!

我独自在路边,没有发票,没看见车牌号码,没有出租车公司名称,甚至连车型都没有看清,手足无措。

凌晨苦寻毫无结果

此时已是凌晨1时20分许。我去了案发地点所在的沙头派出所。根据114的记录倒推下车时间,大概是1点10分左右。

民警了解情况后,认为此事查无实证,不能立案。在我一再要求下,辅警打开新洲路口、蓝天宾馆门口等几处摄像头,但是摄像头的位置均不理想,或者对着人行道,或者对着远处,加上时间不够精确,难以排查。

但是在交流中我了解到如

何识别摄像头:圆的是派出所的,还有一些形状的摄像头是交警的;摄像头有编号,根据编号才能方便地找到摄像头。

离开沙头派出所,我马上赶回公司,通过查询公司的摄像头,确定了我上车的时间是在凌晨0点40分左右。并且观察了附近的街道,惊喜地发现在上车地点附近就有一个摄像头,距离十分近,大有希望。我咨询了巡逻的联防保安,确定摄像头隶属于松坪山派出所,便抄下摄像头编号,奔派出所而去。

因为有确切的时间和摄像头编号,我很快进入监控室。遗憾的是,这个摄像头是一个旋转摄像头,旋转一周需要30秒的时间——当摄像头转过来的时候,出租车已经面向镜头,大灯照得一切都失去形态,直到车灯过去,画面上只定格了一个模糊的剪影……

带上纸笔重复走路

第二天一早,我带着纸笔,

在新洲路和福强路一带徘徊,脑海里浮现着夜里的街道,重复走来时的路,记下附近的每一个派出所摄像头、每一个交警摄像头、每一个物业的摄像头。

我发现宾馆物业有一个面向福强路停车场的摄像头,于是找到物业的监控室,看到监控画面的主体是停车场,但是画面的一角有福强路的右转车道。经过排查,我找到一个有嫌疑的车辆远景画面。虽然依然看不见车型,但是可以判断停车的时间。据此推断,下车时间可能在凌晨1点到1点5分之间。

中午吃了简单的午饭,我又抱着希望来到福田交警支队口岸大队,希望查看25日凌晨案发路段的监控记录,遭到拒绝。

华灯初上,夜幕再次降临。此时离案发时间已经过了20个小时。拿着福强路和新洲路的摄像头编号清单,我再次找到沙头派出所。

顺着出租车逃逸的方向,我又查看了几个摄像头,仍然一无所获。却看到自己在车流中奋力地跑的画面,这种清晰的感觉仿佛把我拉回24小时之前,那一刹那的痛心疾首又上心头。

所有线索都已经断了。在凌晨3点的派出所里,我静静地靠在椅背上,身心疲惫。加上之前一个晚上通宵加班,我已经差不多3个晚上没有睡觉了。

根据细节锁定的士

26日早晨,距离案发时间已经过了30多个小时。我盲目地在案发路段和公司之间徘徊,寻找新线索。

我拿着纸笔,盘坐在公司门前的草地上,观察每一辆经过的出租车,发现他们虽然同样“红身白顶”,细节上却有很多不同点。

此时手里这张模糊的监控

录像截图仿佛在诉说一些信息。

经过统计,我发现前车门上所有企业的标志都很小,不足以形成截图中前车门上的大面积光晕。只有叫车电话才占有这么大的面积。带有叫车电话的车辆目前只看到“96511”和“安达”两家。而后车门上的光晕,这应该是“运发”“鹏运”之类的名字,他们笔画较多,而不会是像“小山”这样少笔画的名字,也不是“深港”“迅达”这样笔画平均的名字。

经查询,叫车电话为“96511”、企业名称为两个字的桑塔纳的士,仅有几百部。搜索范围大大缩小!

我顿时精神百倍,倦意全无!“我需要提醒你们的GPS纪录,我现在在公共安全专家局,我的通话有录音,请您协助调查,并且保管好24日至25日的GPS记录!”

一段时间之后,我的电话响起……幸运之神降临了。18号接线员说:“请您27日早上到梅村路4号运发集团总部认领。”

此时是26日下午,距离案发已经有40个小时。

认领失物又起风波

27日上午,我来到运发集团,一进门便看到了自己的黑色行李箱。但拉开箱子后发现,我开会准备的衣物和资料还有先前去成都出差的发票都不见了!而此时,我看到桌面上有一份纸面文件,是司机写的事情经过,物品描述里俨然有“衣物”两字,上面还有司机的签名。司机叫盛明。我马上将该文件拍照留作证据,并拟制了接受物品清单要求队长签字确认,以免他事后抵赖。

司机盛明在两个小时之后才出现。第一句话就是“我没有看见什么衣服。我只玩了电脑”。我指着皮夹问他:“名片

夹你动了?上面可以查到指纹。”盛明犹豫后说:“我生气你说我绕路,就把名片扔了……十几块钱而已,赔给你就是了。”

离开深圳之前我做了最后的努力,将事情经过和证据传真给深圳公共交通管理部门。但过了15天,仍然没有接到任何反馈。

在3天3夜的苦战中,我看见了执著的坚强。

当事司机已被辞退

12月6日,按照文中所指,记者得悉陈小姐是在运发集团办公室领到的行李箱。当日上午10时,记者来到位于深圳市梅村路四号的运发汽修大楼。一名领导模样的男子表示,他们以没有及时上交失物为由辞退了这名湖南籍司机。

约11时30分,该公司经营部部长林志回到公司,他全程负责处理了此事。他表示对《深圳遇匪》一文很不满意,称文中出现的绕路、抢劫、公司包庇司机等说法是“失实的”,称自己“无处伸冤”。

女白领现身称不想闹大

昨日,记者在网浏览发现,网友们对60元车价基本认可。但是陈小姐和的哥孰是孰非,网友们有很多争议。而一直未现身的女白领陈小姐昨日终于接受了记者采访,称连日来接到许多电话,深受其扰,表示不想把事情闹大,同时感谢事件中给予她帮助的人。

电话里,她首先感谢记者的报道,但她以在深圳出差为由,婉拒了记者的进一步采访。她说,在寻找的过程中得到了不少热心人士的帮助,她很感谢,但是对于事情没有最终立案感到失望。

据《新快报》

母爱孕奇迹 植物人生孩子后苏醒

在孙晓红遭遇车祸成了“植物人”不久,丈夫刘元平意外地发现她已经怀有身孕。在她已经使用大量药物治疗的情况下,这个孩子该不该要?刘元平认为孩子是两人爱情的见证,应该保留下来。妻子生命濒危一息尚存,孩子在她的体内和母亲一起挣扎在生死交界的门槛……

石破天惊 植物人有身孕

这个奇迹发生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一户普通百姓家中。

事情得从2004年4月14日说起。这天,阿克苏市托峰棉纺厂27岁的女工孙晓红,下班骑车回家时,被一辆出租车撞倒了,立刻陷入了昏迷中。丈夫刘元平赶到医院,面对抢救手术费用不寒而栗,以他们两口子的经济状况来说,根本付不起这医药费。不过,按照交警做出的事故责任认定,出租车司机以及出租车所属的公司,在事故当中负有主要责任,他们应当支付伤者的主要费用,这下刘元平才缓过一口气来。

在医院陪了三天后,孙晓红不见有任何好转,刘元平一度以为妻子就要撒手人寰了。就在这个时候,妻子竟然奇迹般地睁开了双眼,没有什么医学知识的刘元平当时欣喜万分,以为孙晓红醒了,可他不解的是,妻子明明睁着眼睛,却没有意识。

其实,这是比死亡更糟糕的结果,孙晓红陷入了植物人

的状态。后来,孙晓红出院了,因为医院也没有办法,像这样的植物人,也只能回家去慢慢地护理。于是,孙晓红被接回了娘家,因为刘元平毕竟还要上班挣钱。

回到娘家,有老父亲孙希忠和妹妹孙萍花在,照顾孙晓红也比较方便,可是,绝对不会有人想到的状况,让刘元平再次经历了大喜大悲。

孙晓红每天进食排泄都由妹妹孙萍花来负责,她每天都要给姐姐做腹部的按摩,帮助她消化。但在照顾了姐姐几个月的一天,她发现孙晓红的腹部出现了一种奇异的变化。

据孙萍花介绍说:“那天给她按肚子,就感觉肚子好硬,我还以为有胆结石,或是肚子里面长了什么东西。”这是一种病变,还是别的什么情况发生呢?为了保险起见,第二天,孙萍花和父亲一起把孙晓红抬到医院进行了检查,检查的结果让所有人都瞠目结舌:孙晓红怀孕了。

悲喜交集 孩子能不能要?

当孙萍花把这个消息打电话告诉刘元平时,刘元平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已经是植物人的妻子怀孕了,这可能吗?可是他看到医院开出的B超检查单上,明确地写着“胎儿有五个月大小”,这究竟是怎么回事?

医生告诉百思不得其解的刘元平,这个孩子按照时间的推算,应该是在孙晓红出车祸之前半个月就已经存在了。原来,这么大的车祸,伤得如此严重的病人,她腹中的孩子竟然

保住了,而且还在生长。

缓过神来的刘元平笑了。据他说,他曾经和妻子很想要一个孩子,但是屡次怀孕,屡次流产,他们都觉得没希望了,可偏偏就在这个时候,妻子怀孕了,原先不怎么着就流产了,现在被撞了,被这么折腾了一回,这孩子竟然还没事似的,在昏迷的妻子的腹中成长起来。

但是,谁都知道事情没那么简单。刘元平高兴了一会很快也高兴不起来了,看看孙晓红的身体状况,虽然大家都在尽力地照顾她,可是她仍然是日渐消瘦,特别是四肢的肌肉,由于长期没有肢体的活动,已经开始萎缩了。实际上,她已经处在瘫痪状态,作为一个植物人,她能否成功做上妈妈呢?

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神经外科杨小朋认为,胎儿在母亲身体里生长,要加重母亲的心肺负担。其次,胎儿不断生长,营养需要越来越大,营养跟不上,病人可能各个器官都会衰竭;严重营养不良的病人,可能并发严重感染,这对病人都是要命的危险。

一个植物人怀了孕,这在全中国都是独一无二的事情,谁也没有经验,敢说孩子就能够在这个特殊的条件下正常地发育。特别是当初车祸发生时,给孙晓红做抢救手术的医生哈斯木江,他也认为,千万不能要这个孩子。

哈斯木江医生介绍说:“当时我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,用了大量的药,而且做了CT,一些放射性的检查,还有骨科做

手术,麻醉等,这些都会影响胎儿的发育,甚至是造成畸形。”

艰难抉择 再困难也无悔

那么,这孩子究竟是要还是不要?如果要,孩子很可能是个畸形儿,而且生孩子对孙晓红来说,也太危险了;如果不要,他毕竟是个生命,而且是夫妻俩曾经很渴望的,怎么办呢?谁来拿这个主意?

刚开始,刘元平把这个决定交给了岳父孙希忠,但孙希忠认为,他是孩子的父亲,还是由他做决定好一些。思来想去,刘元平认为:“这是个奇迹,不管怎么样,这个娃娃生下来再说。”

听了女婿的意见,孙希忠心里有些打鼓:“这要听听医学界的人怎么说,要相信科学,大家都这么议论说,这个娃娃发育不良,生下来以后是个后患,怎么办呢?”

对此,刘元平坚定认为:“有残疾就有残疾,那没办法,我认了,这就是命运。”

尽管刘元平和孙希忠的想法有些不合拍,但既然让刘元平做决定,大家也都接受了。很快,全家人开始尽心照顾孙晓红,各种孕妇营养品也跟上来了。但是,一个多月下来,刘元平在经济上感到捉襟见肘。不得已,刘元平开始寻求媒体的帮助,媒体连续发表了6篇关于孙晓红的报道。人们纷纷为孙晓红捐款,一时间,植物人要生孩子的事情,成了当地人最关心的一件事。

这天,知道了孙晓红的故事,阿克苏地区著名的妇科专家陶应珍来为她义诊,她的诊断结果是:第一,目前看来,孩

子没有畸形,这也许是让人有些鼓舞;但是,孩子发育过慢,母亲负担过大,她的最终建议仍然是引产。这该怎么办呢?

思来想去,刘元平认为,在妻子怀孕6个月的时候引产,很可能只有剖腹,肚子上开上一刀,在9个月时生娃娃,妻子肚子上还是要开上一刀,反正迟早要动手术,娃娃才能出来,那还不如等孩子足月以后生产。

此外,刘元平还有一个看似不太科学,估计没哪个医生会认同的观点:“这个孩子在保孙晓红命呢,没有这个孩子,她也有可能撑不到今天。”刘元平和一直照顾姐姐的孙萍花都一致认为,孩子越来越大,孙晓红的状况也越来越好了。真的是这样吗?在医生的眼里,这不太可信。营养方面,别说孙晓红瘫痪在床,靠注射进食,就是正常人,一个孩子也有一份负担。还有,孙晓红的排泄本来就不太好,孩子又多产生一份毒素,也需要经过母体排出,孙晓红是承受不了的。这到底是医生太悲观,还是家属太乐观呢?

其实,家属这边也不是铁板一块。有段时间,孙希忠有个更深层次的担心,按照他的说法,情况是在变化的,刘元平开始对孙晓红有点耐心不足了,女婿很可能是打着这种算盘:孩子健康,他就要;不健康,就是娘家的人。

但对此,刘元平坚定地告诉孙希忠:他不是那种人,那样的事情他做不出来,不管孩子好与不好,都是他的。他也坦承,在最烦躁时也想过要离开

孙晓红,但在一般情况下,这种想法根本不存在。

母爱动天 生孩子母女平安

日子就在这种矛盾中飞快过去了。很快,2004年11月27日,孙晓红临盆了。当天晚上12时许,孙晓红被送进医院时,已经进入了生产状态。医生们作出判断,立刻对她进行了剖腹手术。

手术室里,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,28日6时45分,在医生的努力下,孙晓红生下了女儿。可谁也想不到,就在孩子取出来的那一刻,孙晓红发生了一个大惊人的变化。

据阿克苏地区第一人民医院妇产科副主任丁雪芳介绍说:“就在取孩子那一刻,孙晓红的手紧紧抓住我的手术衣,好像很焦急一样,嘴里还唧唧呀呀发出了声音,好像说我知道是在生孩子,我知道是在做手术呢,我的孩子安全吗?”

这真的可以算得上一个奇迹了。孙晓红不仅生下了一个活着的健康,没有任何残疾的孩子,还从伸手握住医生的手术衣那一刻起,开始恢复意识了。经过各种综合治疗后,她不仅能听懂医生说的话,服从各种检查,还认出了丈夫、妹妹等人。

大家非常喜悦,这种喜悦是语言所无法形容的。欣喜的刘元平还为女儿取了个小名,叫做多多,意思是多喜多福。

如今,孙晓红经过在乌鲁木齐康复治疗后,已经能够坐起来了,并且还能清楚地说话了。刘元平相信,他们的将来还会更美好。

据《楚天金报》